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八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B8A/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八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八一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清〕閻若璩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道光九年廣東學海堂刻皇清經解本

一

至聖先師孔子年譜三卷首一卷

〔清〕楊方晃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年存存齋刻本

七

至聖編年世紀二十四卷

〔清〕李灼 黃晟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亦政堂刻本

一五五

文正王公遺事一卷

〔宋〕王素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武進陶氏影刻宋咸淳刻百川學海本

六四七

忠獻韓魏王家傳十卷

〔宋〕韓忠彥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九年張士隆刻本

六五九

忠獻韓魏王別錄三卷

〔宋〕王巖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九年張士隆刻本

七四一

忠獻韓魏王遺事一卷

〔宋〕強至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九年張士隆刻本

七五〇

豐清敏公遺事一卷附錄一卷

〔宋〕李朴撰 附錄〔明〕豐慶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七五九

种太尉傳一卷

〔宋〕趙起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七八五

蘇頌年表一卷

〔宋〕孫汝聽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光緒宣統間刻稿香零拾本

七九〇

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清〕閻若璩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道光九年廣東學海堂
刻皇清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孟子生卒

年月考一卷》提要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

學海堂

孟子生卒年月考

太原閻後君

若璩著

按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爲鄒人晚始游梁繼仕齊爲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

又按史記孟子列傳孟軻鄒人也鄒爲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張爾公大全辨載一說曰孟子所生之鄒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鄒邑也故說文云耶孔子之鄉索隱云鄒魯地名又云本鄒人徙鄒故其證也又曰史記稱孟子鄒人猶稱子路皇清經解卷二十四 閻後君孟子生卒年月考

十人也之類又引自齊葬於魯爲魯人之證余請一言以折之曰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兒子詠方十歲前對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殆又一切證云

或難余曰鄒在春秋爲邾左氏僖二十一年成風曰蠻夷猾夏謂邾也昭二十三年叔孫婁曰邾又夷也杜註云邾雜有東夷之風然則孟子亦生於夷乎余曰三代以下華與夷有定三代以上華與夷無定蓋三代以上惟其人不惟其地地本華也而人夷則從而夷之如陸渾伊雒之爲戎是也地本夷也而人華則能變夷焉如大伯適荆蠻端委以治周禮是也故舜與文王爲東夷西夷之人不必曲爲解說舜生卒地名猶莫有的據若

文王則實在今鳳翔西安兩府矣非當日西夷地乎當日所統
乎中國者僅充豫二州冀雖爲帝畿猶屬夷錯處况雍州之僻
遠哉總之有聖人出得志大行雖以江漢極南之國猶風俗茂
美比於諸華否則世衰教泯雖以二王之後有終行夷禮而不
克自拔者矣夫何常之有學者得是說而通之則於古今天下
局勢亦思過半矣

又按大興王源岷繩謂余子既證孟子爲鄒人非魯人曷爲母
葬於魯何不并爲辨析焉余曰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
何時分適鄒遂爲鄒人猶葬歸於魯者大公子孫反葬周之義
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
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
莒清經解卷二十四 闕微君孟子生卒年月考 二

析聞於邾是也
又按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
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
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成王以爲其改元後
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
哀王是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
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
以惠王在位凡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
哀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
卯終乙丑其說已備載於考異矣獨余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
爲近是者何也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

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
五年特書曰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三十六年丙
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
人君之語蓋諸君初即位之辭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
惠始卒而襄立孟子人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邪不然以
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不以禮聘孟子而孟
子肯枉見邪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即譏議之邪皆非人情
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
邪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實生平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
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爲必得其真
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 闕微君孟子生卒年月考 三

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
不偏魏何遽徙都以避之邪卽一徙都事如此尙謂其生卒年
月盡足信邪此余之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按六國表魏世
於魏安侯二十五年辛巳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
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二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辛武侯二
十六年卒以生卒已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
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不一百有四歲乎
紀年之不可信如此

又按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而歸通鑑綱目
亦因之余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
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
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也然則不獨不在赧王時亦不
在慎靚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

于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而襄立而即去梁是為齊宣王之八年孟子游事齊當即從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既仕齊中間遭三年之喪歸鄒喪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內孟子於齊行蹤歲月約略可知者如此

按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史記通鑑並同但史始已卯終丁酉鑑始已丑終丁未較後十年此從史記說詳見後

又按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為湣王孟子以為宣王然就史記燕世家載增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氏之文是增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於宣王十九年當赧王元年丁未余謂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與復畔也且以宣王為卒

皇清經解

卷二十四

闕微君孟子生卒年月考

四

是年故以元己丑當顯王三十七年於是上而威王立三十六年淳于髡傳所謂威行三十六年者增為四十六年矣下而湣王立四十年世家所謂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我者減為三十年矣紛紛遷就湊合綱目曰未詳所據也余謂此不過欲以伐燕事屬諸宣王以信孟子耳然與屈齊之年數以從燕曷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為尤信孟子乎何則六國表燕王增五年乙巳讓國於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增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為昭王當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諸子謂宣王宣王休燕而諸子正為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遊者也三十日

而舉燕國即五旬而舉之之謂五偶為三也種種皆合安得起文正於九原而面告之

又按京山郝氏解尹士章有曰孟子仕齊喪母歸魯終喪復之齊與齊王相習久故尹士譏孟子不明也然且至遷就顧望也余謂此孟子復至齊之切證聞所未聞按繼而有師命乃復至齊後國被兵革不可以請遂爾淹留若以一至齊而分兩截則當作既而不當作繼而文義甚別不然齊宣就孟子之辭今又棄寡人而歸胡為乎又之哉

或問於余曰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曾辭十萬鍾然則齊卿之祿厚至此與余應之曰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或謂余為無稽余曰蓋嘗以臆

皇清經解

卷二十四

闕微君孟子生卒年月考

五

度之以古參之而後為是說也請為子備陳之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又問曰子知古之量與今同邪異邪余曰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然則古之五纔當今之一也即古五當今一而六萬四千石猶一萬二千八百石也六十四萬石猶十二萬八千石也此亦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果得其歲數則齊卿之祿可平而而定也余曰今不可的考矣姑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蓋為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耶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

邪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邪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況於崇見王喪母後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至古今祿秩或粟或米或麥或錢與或名存而未必實給漢三石斛即石也紛錯難齊要就米計之一歲當一萬八千石視周大國之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足食四千人有奇周禮廩人月食此豈非孟子所謂滅古踰制奢修成風而百姓雖竭廬空柚猶不足以供其求嗚呼古今之變至戰國可勝概哉

或問於余曰齊餽兼金一百鎰趙岐註云古者以一鎰爲一金一鎰是爲二十四兩也按古所謂金乃黃金非今之銀黃金至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 閩徵君孟子生卒年月考

六

二千四百兩無乃過於厚與余應之曰否淮南子曰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考之漢律麻志斤十六兩然則秦之斤溢漢之斤三之一也又考漢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是直今之銀十兩然則秦之一鎰直今之銀十五兩可知也當戰國時淳于髡傳梁送黃金百鎰孟嘗君傳秦載黃金百鎰虞卿傳趙賜黃金百鎰孟嘗君傳秦載黃金百鎰夏無且賜黃金二百鎰至越世家陶朱公以黃金千鎰進莊生蘇秦傳趙肅侯以黃金千鎰約諸侯田單傳即墨富家以千金益遺燕將即平原君爲魯連壽亦以千金呂不韋令能增損其書一字予千金固尚有什倍於齊餽者安在其遂過於厚邪或又問曰子知古之權與今同邪異邪金之價視今輕邪重邪余

曰漢四十斤當宋十五斤孔穎達曰今一百二十斤於古稱三百六十斤亦各說不同要秦之斤雖重於漢而較唐宋以後猶懸殊也何休註公羊傳百金之魚亦謂古金重一斤若今萬錢則知自三代以迄兩漢金價一律如此若在今日漢黃金一斤重當六兩金重至六兩足直錢六十緡奚啻倍蓰於萬錢豈非古黃金多而價廉故贈遺者亦多今黃金少而價昂故贈遺者亦少與按滑稽列傳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齎金百斤車馬十倍也則知齊亦以一鎰爲一斤

又按朱子謂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意王驥爲齊王幸臣嘗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而王亦使驥爲介與往弔公行子皆未嘗與言即從之來者亦正言以折焉則所以絕之者深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 閩徵君孟子生卒年月考

七

矣疑驥以是積憤而去之余謂是固然矣然繫致爲臣章於燕畔王慙之後益君臣之隙既開有不可以復合者矣故孟子決然請去集註云王庶幾改之改必指一事言今不可考矣竊謂改之即前章過則改之之改恐指燕人事豈必別有一事乎郝仲與亦曰孟子去齊在宣王伐燕後潛王之禍實兆於此潛王死而齊遂不振孟子之見幾早矣又曰取燕一事尤不改興兵構怨之習燕人已畔而邪臣猶爲文飾孟子知齊禍始此故致臣去王能改圖援止猶可而不悟焉殆哉

又按大全辨載一說曰或問一見思去出晝何獨遲遲答曰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一息未絕尙冀復甦豈忍忍置此便是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家法此段取喻悲悶可爲刺心

又按金仁山本大事記謂孟子報王元年自齊歸邠二年即如
宋有與宋臣戴不勝語案繫如宋於去齊後固是但即在元二
間殊無據所可據者宋初稱王於慎親王三年癸卯孟子謂戴
不勝爲子之王不似在滕謂畢戰爲子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
知越明年甲辰魯景公卒子平公旅立平公欲見孟子又應在
甲辰後至在宋與滕世子言世子繼世即位然後之滕又應爲
報王初年事說者疑孟子或卒於報王之初亦有故云按魯平
公之年
詳見安王二十五年下考異

又按春秋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
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
同異也及余以孟子證而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爲世子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 國徵君孟子生卒年月考 八

是君薨亦稱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
葬爲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
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喪五月居
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
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爲子直至踰年改元然
後兩稱爲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
滕行蹤歲月亦畧可視矣

或歛疑曰魏惠卑禮招賢孟子往答齊宣質美好士孟子久游
滕文則受其幣聘而館上宮者雖以區區之宋偃初年號行王
政亦嘗一處其國焉若當時之賢君固未有愈於燕昭者也雖
其志趣或殊然邠衍自齊往矣劇辛自趙往矣樂毅自魏往矣

紛紛皆見尊禮何孟子裏足而不一至燕乎余應之曰燕昭之
禮士以復讎也復讎則於齊矣孟子曾爲齊卿宜雖薨而潛尚
存所謂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僕隸況子孫乎故卒
終不遇而不一至燕也與

又按孟子於梁惠王卒後猶譏其不仁梁襄王初即位譏其不
似人君蓋梁未嘗爲之臣也至于滕不特非臣且不自稱臣第
曰吾分益亢矣朱子註楚辭涉江篇此多以余吾並稱詳其文
意余平而吾倨是也

又按左氏非左邱明先儒辨之已悉然莫妙於朱子曰觀左邱
明所取如此而左傳必非其所作余亦有一證左邱其氏也明
其名也猶春秋之間邱明閭邱明不單氏閭則單氏左自非左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 國徵君孟子生卒年月考 九

邱明七篇爲孟子自作止韓昌黎故亂其說亦莫妙於朱子曰
觀七篇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余亦有一證論語成于
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記言語或
出處耳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尙書疏証已著錄是編
博引諸書考孟子出處始末初辨孟子所生之鄒
是邾非鄒次考來往梁齊滕宋之年月中間旁及
萬鎰百鎰之數與所以去齊不入燕之故而於生
卒年月卒無的據按山堂肆考具載孔孟生卒謂
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赧王
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若璩獨不引之
蓋先儒詁經多不取雜書鄭元註禮記南風之詩
不引尸子郭璞註爾雅西王母不引穆天子傳山
海經皆義取謹嚴非其疎漏也

至聖先師孔子年譜三卷首

一卷

〔清〕楊方晃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年存存齋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孔子年譜

五卷》提要

御製闕里文廟碑文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上丁日

朕惟道原於天弘之者聖自庖犧氏觀圖象闡乾坤之秘堯舜理析危微厥中允執禹親受其傳湯與文武周公通承其統靡不奉若天道建極綏猷皇享尚矣孔子生周之季草布以老非若堯舜之聖焉而帝禹湯文武之聖焉而王周公之聖焉而相也巍然以師道作則與及門賢誥紹明絕業教思所及陶成萬世是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惟孔子繼續而光大之矣間嘗誦習詩書之所刪述大易之所演繫春秋之所筆削禮樂之所修明本末一貫御製

一 存存齋

根柢萬有殆與覆載並其德日月並其明四時寒暑協其序故曰仲尼之道一天道也朕欲法至聖景仰羹牆向往之誠寤寐勿釋歲甲子十有一月時邁東魯躬詣曲阜展修祀事復詣聖墓撫循松柏儀型在望儉乎至德之親人也朕忝作君啟牖下民師道所建百王之治理備焉舍是而圖邦隆曷有依據哉勒文於石彰朕尊崇聖教以承天治民之意系以辭曰

遐哉三五惟辟之式於皇尼山師道允極天畀木鐸覺彼羣生百行以正六籍以明賢過唐虞聖則河洛綏和動來

文博禮約性天峻極倫教孔彰學昌洙泗統歸素王炎漢
崇儒太牢是褒厥後賢君高山是仰予懷至聖泣止東方
音微云邇道德彌光鬱鬱瑩林表我祠殿企慕安窮美牆
如見泰岱匪高東海匪深微揚懿軌終古式欽

文

御製先師孔子贊并序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由傳而聖人代宣其蘊
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
學所以常明而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邇前徽

御製

二

存存齋

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
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敷
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
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
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
衷焉然則孔子之爲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
闕里景企滋深敬摘筆而爲之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已立行著習察含道
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

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誕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
刪詩定禮正樂既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
道終不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趨日月無踰美牆
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
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勗哉令圖邇源
洙泗景燭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摘毫仰贊心焉遐企
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
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萬仞
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歸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御製

三

存存齋

按唐宋金元明各有碑贊其餘學士大夫或詩或贊
代不乏人然或以聖莫能名空詞敷衍或連篇累牘
仍多呈漏恭遇我

聖祖仁皇帝道契先聖不待煩言極論只如自道所有遂
。使天下後世野夫女子咸識尼山面目帝王師相共
登作聖階梯所謂惟

聖人能知聖人也因跪錄之年譜之首俾覽斯集者先知
聖人之所以爲聖而後可漸次披讀其他雖有多篇
不敢述已

廣山小臣楊方見恭紀

又

御製泉林記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朕被服至道誦法孔子於詩書簡冊之中羨牆載見如聞其言論而接其聲容者匪伊朝夕矣嘗以不得一登闕里之堂觀其車服禮器山川風物慨然至聖之音徽每低徊於中而不能自己適者在廷之臣咸謂古者天子巡省方岳觀察民俗朕俞其請因念岱宗在望于邁魯郊夙昔所懷今茲可慰歲之冬月與衛北還抵於泗水東境距其縣治五十里陪尾山之陽衆泉出焉石竇哈呀清流瀉瀉下御製

四 存存齋

合沂泗遠波悠然相傳爲子在川上處云旁有古寺厥名泉林坡麓幽曠樹林茂密雖古今異時陵谷不改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意者當日杖履所經周覽原泉默契道體喟然發水哉之嘆者其卽斯地耶於是停驂弭節瞻眺久之恍乎如有所得殆移居而後去也夫天地無終窮流水之出於天地者亦無終窮聖入之道川流敦化萬古不息與天地流水同其無終窮焉其何能已於予懷耶孔子繫易其言天也曰行健言地也曰無疆孟子之言水也曰盈科而後進君子之於聖入之道也溯源窮流學水至海亦

若且焉而已矣朕既幸宮牆親觀至止非遙而又喜泉源湧地聖跡所存而得游歷其處也遂爲之記

按通志泗水縣城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泉並出故曰泗水其地有仁濟侯廟以祀泗水之神泉林寺在其西旁有珍珠趺突諸泉會而西南意者其泉如林故稱泉林耶抑以其泉多茂樹耶經下橋之西復有泉數十合流於泗會於曲阜之沂河戴環有本亭記曰泗濱泉最著者曰泉林相傳爲子在川上處向考尼山中峯之麓有先聖廟廟北爲中和壑壑上有觀

御製

五

右在齋

川亭又淇水有子在川上碑今又見於此記以爲吾仲尼所在之川上則此記不可不書以爲吾

聖祖所在之川上則此記愈不可不書也已 廬山小臣楊方昆恭紀

又

御製闕里古檜賦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 楊石檜間

孔子手植檜在杏壇之側金貞祐間無復存矣元至三十年再苗故處明弘治間又燬於火今所遺者不枯不榮屹立霜露而秀色獨異撫摩久之乃作賦曰

維槎枿之靈質實鈞化之所鍾標扶輿之奇特時先聖之

故宮涵光氣以不朽與至道而俱崇爾其蕙幹蒼蒼孤柯
濯濯鶴骨初壯翳翳夫乍儼茁茁以舒類鴻荒之忽聚
謝繡采於春華豐厚風於太壤天矯拂勃星臨露滴枝無
取於樛樛葉全倚於撼撼夕陽度兮弗驚朝旭烘兮如漲
伊間氣之潛滋惟神爽之歲集非德延却宛轉斷連蟠屈
兮若借羽之在列簪削兮若翼簾之待懸則有築以崇封
沃以膏壤方以司闢角以文礪足縮心獻目給神賞蘿煙
香翠柏顛失響於是楷因之而擢穎著感之而抽莖爭歲
難於茲誦之里齊扶疎於禮樂之庭朝菌慚兮一旦大椿
御製

六 存存齋

讓兮千齡上泝貞宰之功遠契無爲之代均雲行兮雨施
等乾始兮坤載鳴則出混茫之中而居耳目之外與三才
以并植綿歷禩其長在亦有扶桑海表若木山嶺東瀛西
極揭日摩天迹雖誇於神異植非出於文宣宜瞭乎其後
矣邈無得而稱焉
按手植楮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懷帝永嘉三年己
巳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敢有毀至隋恭
帝義寧元年丁丑復生生五十年於唐高宗乾封
二年丁卯再枯枯三百有七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

再榮金宣宗貞祐二年甲戌正月罹於兵燹三楹無
遺好事者取之灰燼之餘刻爲聖容簪珥香氣特異
手植楮至此已後八十載癸巳是爲元世祖至元三
十年海江張鉉來爲教授明年甲午春仲東廡頽趾
萬焉其芽躬從復植故處舊德殿前二株杏壇東南
隅一株植竟矢之曰此楮日茂則孔氏日盛乙未春
翠色蔥然至明洪武二十有二年己巳凡九十七年
其在贊德殿前者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在左者紋
左紐在右者紋右紐其在杏壇前者高五丈餘圍一
丈三尺枝盤屈如虬龍世謂之再生楮廟中古楮發
多惟此三本異於尋常聖人手澤蓋有係於綱常名
教庇覆斯文甄陶萬品張頌之言殆有徵也洪治己
未六月十六日聖廟復災止存杏壇一株枝葉盡脫
孤幹獨存至我

七 存存齋

朝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又二百年矣不枯不榮其堅如
鐵色亦如之俗皆呼爲鐵樹十月
上詣闕里因有此作楹賦家之暉麗闡道體之英華回視
累朝詩筆莫乎不可及矣 廬山小臣楊方是恭紀

康熙甲子冬至日

聖祖仁皇帝

過闕里

御製詩

盤輅來東魯先登夫子堂兩楹陳俎豆數仞見宮牆道
統唐虞接儒宗洙泗長入門撫松栢瞻拜肅冠裳

又

御製闕里古柏詩

幹聳朱甍外根蟠碧殿阿奇文成左紐元氣挺孤柯瑞

御製

一
存存齋

與龜龍並傳經歲月多徘徊看手澤不共劫灰磨

聖諭避孔子諱

一件欽奉

上諭事案准禮部咨雍正叁年捌月初捌日奉

上諭古有諱名之禮所以昭誠敬致尊崇也朕臨御以來
恐臣民過於拘謹屢降諭旨凡與御諱聲音相同字樣
不必迴避近見各省地名以音同而改易者頗多朕爲
天下主而四海臣民竭誠盡敬如此況

孔子德高千古道冠百王以正彝倫以端風化爲往聖繼
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受師資之

聖諭

一
存存齋

益而直省郡邑之名如商丘章丘等今古相沿未改朕
心深爲不安爾等會議凡直省地名有同聖諱者或改
讀某音或另易他字至於常用之際於此字作何迴避
一併詳議具奏臣等伏惟我

皇上道統承天心源契聖前已追封先世異數頻加茲復

論避

聖名褒崇愈極

念師資之廣被宜殊禮之獨隆誠尊

師無已之

宸衷曠古未有之

特典也臣等遵

旨詳議惟祭

天於圓丘丘字不用迴避外若府州縣地名有同

至聖之諱者交與內閣選擇字樣進

呈候

皇上欽定其山川市鎮等交與該地方督撫詳查更易字

樣報部至姓氏相同者按通考云太公望之後食采

於謝丘子孫因得姓丘氏今擬添下傍作邱姓至常

聖諭

二 存存齋

用之際宜從古體寫作止字似爲允愜伏候

欽定候

命下之日行文八旗直隸各省一體遵行可也雍正參年

玖月拾捌日題本月貳拾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

又一件欽奉

上諭事案准禮部咨雍正參年拾貳月貳拾柒日內閣交

出張文彬轉傳交漢字

上諭朕以

先師孔子聖諱理應迴避前降

諭旨令九卿會議具奏經九卿議覆凡姓氏俱加下爲邱

凡係地名皆改易他名至於書寫常用之際則作古體

止字朕細思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止字是仍未嘗迴

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

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下爲邱地名亦不必

改易但加下傍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朕尊崇

先聖之至意特諭欽此欽遵

又

聖諭

三 存存齋

聖諭魯論之功

雍正五年七月十九日奉

上諭朕惟孔子以天縱之至德集羣聖之大成堯舜禹湯

文武相傳之道具於經籍者賴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魯

論一書尤切於人生日用之實使萬世之倫紀以正風

俗以端若無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敘之經昧

於民彝物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凌長以賤妨貴

尊卑倒置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爲世道